化家湖听风

□濉溪县临涣中学　王利雪

踩着年的尾巴
去化家湖听风，听春的汛息在萌动
春风一带，飘飞仙人的裙裾
春水一汪，似你善睐的明眸
初春日，我和你都在

远古的风带着时光的印记
拂过白发的芦苇
点下沧桑的枯黄
拂过清冷的水面
漾开笑容的波纹
拂乱你的发丝，我的眼角
你的衣衫，我的步履
就那样歪歪斜斜地走在水之湄，在风中

我们默然坐着
听风的呢喃，听风的烈语
似以一袭淡色的旗袍坐出岁月的静好
风里有着苦涩，有着一路奔波的疲劳
就在这时，就在这里，静静的，听一听
听着风的故事，风的诉说，就好

水从地层深处涌来，涌成一片汪洋
涌成无数滴有情人的泪
清澈，透明，深情
每一滴都从远古凝结到现在
诗经，古诗十九首，乐府民歌
有多少女子缠绕的发丝，哀怨的眼睛
有多少次痴痴的等待
跨越了多少条河流
穿越了多少年的黑暗
这一湖春水才会与我们相遇

坐在水之滨，草之甸，读山
山以亘古的姿态仰卧
定格成一种永恒
每一块石头都有着漫长的故事
每一棵青松都有着涅槃的苦痛
与风缠，与水缠，与鸟缠，与虫子缠
穿越春夏秋冬四季的风情
穿越一湖水，等着群山被山花青草唤醒

春风明天的旅程，不要问
春水明天的模样，不去想
在这一小截横切面的时光里，听风，听水
与山一起，染碎阳光的金黄
等倦了，然后打马，归天涯

一杯清水的幸福

□淮南市高皇中学　　武　　梅

春天，我喜欢养一株水仙在家里。除了享受那淡淡的清香，最主要的，是喜欢水仙那种“得水能仙”，简单而幸福的生活方式。

想起第一次买水仙的事。我用十分怀疑的语气问卖花女子：“只需要放些清水吗？”她用很不屑的眼神和口气回我：“要不，还叫什么水仙？”

怀疑归怀疑，我还是照做了。果然，不几天，养在一杯清水里的水仙，就开出了白瓣黄蕊的花朵。那花虽不艳丽，却有极素雅洁净的美感，透着高贵；亦如清水般纯净，观之能荡涤心灵。随之，满屋里也散着淡淡的清香。从此，我就对水仙存着一份深深的敬意。

是的，只需一杯清水，它就能“嫩白应欺雪，清香不让梅”地开放，这种简单而幸福的生活方式，怎能不令人敬佩！

前几天，读到一篇题为《真爱如水》的文章。作者说，退休后，没有了时间上的压力，每天早上醒来，不急着起床，而是习惯性地玩会手机或读会书。此间，起床的妻子，第一件事是烧一壶开水，用凉白开兑到不凉不热，端给他一杯。他一饮而尽之后，把空杯子交还妻子。而在他退休之前，两人的角色是互换的。他习惯早起，她喜欢睡懒觉。每天早晨，他也像现在的她一样，把一杯不凉不热的白开水端给她，等她一口气喝完了，再把杯子接过来。一杯普普通通的白开水，溶入的是浓浓的亲情，传递着的是柔情蜜意，彰显着的是他们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也曾读过一个故事：一个富家子弟，整天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甚至花天酒地的日子。但他从未感受到幸福，反而觉得生活枯燥，前途迷茫。为此他很痛苦。于是，有一天，他下定决心出门去寻找幸福。出发时，他带上了一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箱子。一路上他住高级客店，吃最贵的饭菜，让所有同行者羡慕不已。可他还是无法感受到比别人幸福到哪里。直到有一天，他只身来到一处大山里。那山幽深而荒僻，他爬了快一整天，竟然没有遇到一户人家，他的金银财宝自然也派不上用场。眼看着天越来越晚了，幽密的树林间，传来各种野兽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又渴又饿又累又怕的他，简直陷入绝望之中。直到黄昏时，他才在一处山坳里，发现一间低矮的小屋。他像看到了救星似的奔过去。敲开房门的那一刻，他昏倒在地上。当他醒来的时候，两位老者正蹲在地上抱着他，并将一碗清水一口一口地喂到他的嘴

里。他感觉浑身舒畅起来，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也随着那清冽甘甜的水，流进每一根血管，渗透到周身的每一个毛孔。他突然明白，自己感受不到幸福，原来是生活过于安逸。于是，他在那个大山里住了下来，和两位老者一起开荒种地，采摘野果……虽然每天披星戴月，辛勤劳作，却感觉无比幸福。
是的，幸福往往就是一杯清水那样简单；而往往最简单的幸福，也才是最能长久的幸福。因为只有清水，才会长久不腐。

小鹅菜迎春
□蚌埠市禹会区白衣中学　　赵传兴
时令已经是早春了，零下五度的严寒却仍然如蛇一般，盘踞在田野里。风很大，吹面而寒；阳光很明媚，却没有热度。鸟儿的身影也是急匆匆的。田埂上难见花、草，还是一片冬天的景象。花儿草儿似乎商量好了，故意放缓了脚步，姗姗来迟。
我的眼睛在田埂上来回寻找了一会儿，一无所获，心里未免有些失落。我正暗自懊悔看春来得早了些，却有几点鹅黄小花跑到我眼里来了。是的，几点，我走过去，数了数，共有五点。一点也就拇指般大小，紧贴着地面，小小的个子，瘦弱单薄得像一朵假花，谁有意点在那里似的。我细细地瞧了瞧，终于认出了它们：哦，原来是小鹅菜！
这几个小家伙，短短的身子缩在泥土里，几片可有可无的叶子紧紧裹着身子，只把一点花蕊顶在地面。花蕊紧簇在一起，抱暖似的，抵御着严寒。也似乎像一把黄伞，在等一阵风来，便撑开一片灿烂的春天。
我不禁有些惊讶，也有些困惑。蹲下身来，我有好多问题想问问小鹅菜：这么冷冷的天，这么小小的样子啊，是谁选了你们，来做这第一批春天的使者？你们怎么就成了领头的花？凭的是什么？桃红李白都不见，你们怎么就跑到了万紫千红的前面？是谁派了你们来打探春的消息？你想第一个瞧见春的模样吗？还是第一个和春天握手，接受春天轻轻的一吻？
小鹅菜不语，却有两只小虫，喘吁吁一路跑来。我恍然大悟：一个季节取代另一个季节，原来做先行官的，都是些最勇敢的小人物儿，比如鸣蝉，比如燕子、麻雀，比如我眼前小小的小鹅菜和急急的不知名的蠕动者。一定是它们毛遂自荐的吧，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万紫千红，都那么璀璨开遍，谁能正眼去看它们几眼呢？
春天已经近在咫尺了，春天的目光一定已经看向了正在等待着欢迎她的队伍了。小鹅菜已经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把手高高举了起来，只等着一声春雷，一抱暖阳，一缕和风就展开双臂，叉开五指，用尽吃奶的劲儿，拍他个唇红齿白，地动山摇。
小鹅菜静默在田埂上。还没有蜂来，也没有蝶来，至少我来了，并且被它们所吸引。它们黄得耀眼，容易钻入人的眼睛、肺腑，虽只有几朵，也足以让人精神一振了。明日漫山遍野的黄，会是怎样浩大的气派呢？
我给它们拍了照，我不满足，我还想摘下它们，把它们握在手心里带走，带回家泡茶喝，我知道它们不只是花，更是天然、难得的中药材。我终究没能下得了手，如果我带走它们，早春就少了几个迎接者、几个摇旗呐喊者。这条田埂会在今天乃至明天，少了几朵鹅黄的美，比起其他的田埂便会黯然失色。
毫无疑问，它们是今日田野的仙子，是今日最美的风景。我有心把它们移到阳春三月里去，请到春暖花开、万紫千红里去，明媚春光里去，我又问我自己：我做了，我还能找到它们吗？它们还能成为这条田埂最美的点缀吗？我捧了几把土来，给它们穿上一件厚厚的土布衣服，让它们在严寒里能更加精神抖擞。
我享受着小鹅菜外在的美，也享受着小鹅菜包裹着的精神的美，我准备着和小鹅菜一起，迎接春的到来。

又是一年春柳绿
□阜南县第一初级中学　　葛继红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二月的春风，剪出了杨柳细细的嫩叶。民间谚语，“七九八九，隔河看柳”。但今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踌躇、迟疑，乍暖还寒，翻来覆去，仿佛总下不定决心似的。九九过完，杨柳还不见一个芽儿。但寒冷还是不知不觉告别了人间，仿佛一夜之间，万物复苏，严寒被融化在丝丝缕缕的春风里。沐浴着暖暖的阳光，心情一下子舒畅起来。今天从教学楼前的花园中走过，不经意间，发现园中的那两株垂柳已悄然吐出新绿，翠绿中泛着淡黄色，柔弱的柳丝在微风的吹动下轻轻地摇曳着，仿佛告诉人们，是她们把春天唤来了。
少年时，每到春来，见杨柳枝头一夜间染上了新绿，总是莫名其妙地兴奋，好像那生命的颜色也染透了心头。
那时居住在乡村，漫长的寒冷让人失去了等待春天来临的耐心，但春天还是每年如期而至。而最先将春的信息传递出来的，就是那村头、塘边、河岸的一棵棵高大的柳树了。当柳枝上的芽苞刚刚展开的时候，我们同村的几个要好孩子便在放学后，喊着叫着，跑到河边柳树下，如猴子一样敏捷地爬到柳树上，折取一根柳条下来，绕自己的脑袋编一个圈，再麻花状地横七竖八缠绕数根，柳帽就编好了。男孩子只戴没装饰的柳条帽子，女孩子再跑到人家油菜地里掐几朵油菜花，或者寻一朵早开的二月兰，插进编好的柳条帽里。伙伴们你看我，我看你，心里美滋滋的。柳条帽子玩腻了，便开始饶有兴趣地赶制各种各样的柳笛。故乡的柳笛，便如柔美的柳丝绿在我记忆的春天里。
相对于其他树木，比如，槐树、松树、桑树什么的，柳树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供人们欣赏。人们把它种植在台城边，灞桥旁，隋炀帝下江南的运河大堤上。“拂堤杨柳醉春烟”，它，从《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一垂就是几千年。垂柳也是一种抒情的树木。它柔弱的枝条里曾充满了离别的忧伤，充满了执手相看的泪眼，充满了渭城朝雨、西风残照和灞桥留别。
十年前去扬州，别的景物印象已经模糊，只记得瘦西湖边千万条柳丝，曼妙，轻舞。这些飞舞的精灵仿佛在等我和她们相约。她们是那样袅娜多姿，在初春的瘦西湖边像一个个娇媚的江南女子，轻轻地舞动着她们的长长的衣袖。她的每一条纹路和叶脉中似乎都浸润着唐风宋雨，浸润着二十四桥边皎洁的月色。瘦西湖的柳是我所看到的最美最柔的柳，长长的柳丝仿佛无力去承担微风中那一丝丝无所傍依的震颤。她轻抚着岸边的石桥，刚柔相济，美不胜收。
时光的流逝让人无法分清活着的真实与虚无。就像这些垂柳，在这虚虚实实的岸边，一站就是几百年，上千年。而人的生命却如流星，从这个角度说，人不及一棵柳树。
伴随着故乡柳笛，走过童年、走过少年的我，为了生计，变成一棵漂泊在异乡的柳，扎根在故乡之外的土地上，呼吸着异乡的空气，沐浴着异乡的阳光。每每见到剪剪斜风漫卷如丝的细柳时，格外想念家乡的那些长在河边、塘边的柳，这些柳树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和记忆里，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那个遥远的、给过我童年梦幻般欢乐的、生我养我的故乡。

碧水清晨　　□祁门县第二中学　　林　坚/摄